

# 目錄

代序 談我三本「語絲」的今生來世	i
自序（一九八六年）	xv
牛津版序（二〇〇〇年）	xxiii
重訪海德堡	1
永遠的年輕，永遠的美麗 ——漫談海德堡與海德堡大學	13
探秋	29
踩着沙沙落葉的日子	37
秋之旅	47
韋伯·海德堡·社會學	61
萊茵河的聯想	91
柏林的牆	111
薩爾茨堡之冬	129
德國小城閒步閒思	143

附錄

- 說《劍橋》與《海德堡》「語絲」的知音 164
- 從劍橋到中大，從文學到社會學  
——談文學和大學教育 174

## 重訪海德堡

我又回到海德堡了，我有重晤故人的喜悅，海城依然是那副浪漫的氣質，而新秋時節，她似乎更嫵媚了。

九年前的五月初夏曾從劍橋到此小遊，即使已習慣了劍橋的美，我仍然為海德堡的美所眩惑，後來才知道這二個大學城還是一對姊妹城呢！哪個更美？我不想答，也答不來。她們是二種不同的美，是二種不同的完整的存在，當時僅僅四天的盤桓，卻留下長永的回憶。今年八月卸卻了新亞書院的行政擔子，我最想做的是靜靜地讀些書，特別是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著作，幾十年來，西方詮釋他的書已多得足可裝滿一個小型圖書館了。因了德國政府給了我一個研究訪問的機會，我就毫無考慮地決定到海德堡。不只是我對海城懷念，海德堡大學也無疑是「韋伯學」的一個重要中心，畢竟海大是韋伯讀過書、教過書的母校，而他的傳世著作就是在海城尼加河畔的那所屋子裏寫的。

九月二十五日，新加坡航機降落在法蘭克福機場，從機場海關出來時，那親切的揮手給予我格外的驚喜。想不到李普秀（R. Lepsius）教授還是來了，我再三表示自己會坐火車去海德堡的。就是他上次駕車把我從曼海姆大學送到海德堡的，就是他帶我去看了韋伯的故居的。一別經年，丰采依然，那帶有德國腔的漂亮英語仍是鏗鏘有聲。我已是半百之年，李普秀教授更是滿頭銀絲了。李普秀是前德國社會學會會長，一九八一年他從曼海姆大學轉到海德堡大學的社會學研究所。他與所裏的同事施洛克德（W. Schluchter）教授都是《韋伯全集》編纂會的編輯人。從法蘭克福到海德堡，在高速路上，風馳電掣，不消一小時就到了。李普秀教授開快車的那份瀟灑，使我忘了二十小時的旅途怠倦，卻使我想起中文大學的鄭德坤教授來。

最令我稱心的是，海大社會學研究所就在海德堡「老城」的中心，坐落在尚達巷（Sandgerse）。後面是藏書二百二十萬冊的粉紅色巨石砌成的大圖書館和樸素的十五世紀的聖彼得教堂。左邊就是見了不能不想多站一會兒的「大

學廣場」。但憑一己之信念與羅馬教廷爭抗，隻手推開宗教改革的馬丁·路德就在廣場的「獅井」旁主持過一場波濤洶湧的辯論，那是十六世紀初葉的事了。講起宗教來，就不能不講政治，海城幾百年來都是日耳曼的一個政教中心。事實上，一直是神聖羅馬帝國帕拉丁（Platine）領地的首都（雖為領地，但對內行使王權），所以城雖不大，卻有王者氣象。海城是政教重鎮，風光誠風光矣，但卻也不知吃了多少政教紛爭的災難，一場三十年（1618－1648）的宗教戰爭，海城就幾乎成為鬼魅世界。十七世紀末葉，帕拉丁與法王路易十四的衝突，海城就一度被法軍殘酷地夷為平地，今日的海德堡「老城」可說是十七世紀在灰燼中重建的。大學廣場上著名的巴洛克式的「大學老廈」（Old University Building）就是這個時期的建築。海德堡大學自一三八八年誕生以來，她的命運與海城的政教史就結下不解緣。其實，海大就是帕拉丁「明君」盧柏特（Ruprecht）在七十七歲時創立的。所以大學也以他及十九世紀另一位大學恩人卡爾大公（Grand Duke Karl）為名。海大的歷史一時說不清，以後有暇再談吧。

向南走幾步，出了幽靜狹隘的尚達小巷，就進入目不暇給、洋溢着旅遊者笑語不輟的浩樸街（Hauptstrasse）了。不知是誰的好主意，這條街在一九七八年改為行人專用道了。浩樸街長一公里有奇，是德國最長的行人街。儘管慢慢地踱方步，儘管優哉遊哉欣賞兩旁看不盡的櫥窗，你都無須驚怕市虎傷人。累了，就在露天咖啡座坐坐，假如喜歡喝杯萊茵河的葡萄美酒或者德國最稱獨擅的啤酒，那麼隨處都有小酒肆。要想更多些情調麼？大白天都有點着燭光的酒座呢。我從未見過一條街上有這麼多有品味的咖啡座、酒肆、花店、書店和餐館。都是小小的，都是坐了就捨不得走的那種，講豪華，絕非香港、台北之比，講氣氛則浩樸街的合心意多了，至少進去沒有口袋應付不了的恐懼。說到餐館的口味，儘管沒有我鍾意的四川菜，但還是很國際化的。施洛克德教授邀我午餐的就是一家希臘館子，桌椅老得像古希臘的遺物，施洛克德是近十幾年聲譽鵲起的韋伯學專家，他的德文著作我無法看。他的《韋伯的歷史觀》（*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與 G. Roth 合著）及《西方理性主義之興起》（*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 二本英文著作 ( 皆為盧特所譯 ) , 則細緻深透, 文理密察, 在在都顯出創見與功力。他目前也是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教授, 美國上一輩的韋伯學學者, 如帕森斯 ( T. Parsons ) 、班迪克斯 ( R. Bendix ) 、葛思 ( G. H. Gerth ) 、納爾遜 ( B. Nelson ) 等, 或已死, 或已老去; 施洛克德正是乘時而起的表表者之一, 在海城希臘小館子裏談韋伯的學說, 實在是很有意思的經驗。

浩樸街上, 有許多廣場和建築, 充滿了歷史與傳統的魅力, 嘉洛斯廣場 ( Karlsplatz ) 附近的 Palais Boisseree 的居屋, 曾是歌德於一八一四年及一八一五年兩度做客的地方, 歌德是專誠來欣賞主人收藏的古畫的。它東北角上的兩個酒肆, 色柏 ( Seppel ) 與紅牛 ( Roter Ochsen ) 牆上掛滿的是海大昔時學生的照片, 桌子椅子盡是學生哥、學生姊密密麻麻的刻字。在海大攻讀教育博士學位的謝立詮兄誠意邀我在「色柏」喝了一大杯啤酒, 我當時下意識地想尋找韋伯的痕跡, 因為他在海大讀書時, 也喜歡喝酒、狂歌和搞決鬥的玩意, 希望在臉上留點疤痕的調調兒。

從「嘉洛斯廣場」轉幾步就是「市墟廣場」(Markplatz)，一周兩次，擺滿了水果、蔬菜、鮮花和土產的攤位。市墟廣場正中矗立着的是「赫克里斯井」，旁邊的市政廳，雍容優雅，已近二百年的歷史了。當然，廣場上最搶眼的是「聖靈大教堂」了，這是十五世紀初葉以來，幾經修建的哥特式的粉紅色巨大建築。大學的儀典有時在此舉行，莫札特六歲時還在這裏演奏過呢！

海城沒有大博物館，但浩樸街上「高弗茲」博物館中那個六十萬年前的「海德堡人」的下顎骨就值得一看。這是迄今地下發現最早的歐洲史前人。當然，我不能不想起我們更早的「北京人」來。對了，他（她？）老人家現在何處？

重訪海城，不能不重訪古堡。古堡是海城之美的化身，從研究室出來，繞過海大圖書館，一抬頭，半山上那個龐大殘缺的粉紅色古堡就直接照面了。再繞過幾條巷子，再一步步攀上又斜又長，對腳力是嚴峻考驗的石磚路，到了古堡，稍喘口氣，再穿過幾個門，就進入古堡的中庭了。站在庭中央，你就被一座座巨大的粉紅色的建築包圍了。所謂古堡，當然有軍事性城堡，但



古堡裏面卻是六百多年來歷代帕拉丁統治者所建的宮宇，這些宮宇不只反映了歷代王君大公的品味，也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建築風格。我還是最喜歡「奧多漢尼克宮」，這是德國文藝復興式頂尖的建築，但如今只剩下大建築的一片巨大的正面牆了。即使是一片殘牆，仍然有逼人的炫美。牆上所雕《舊約》的耶和華、赫克利斯及台維三像，栩栩欲生，不能不許為雕刻中的「神品」。而牆頂上站立的日月二神，更是形象飛揚，飄舉欲仙。歌德把建築喻為「硬性的音樂」，古堡的一座座建築，就好像一曲曲音樂，美則美矣，卻不免都有些悲壯殘缺的節奏。在夕陽殘照下，坐在中庭的石凳上，靜聽殘堡奏出那組硬性的、殘斷的樂曲，誰能無一絲人事難圓、古今興亡的喟歎？！

海德堡是歷史的名城，不只在歐洲政教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歐洲文化史上也有她輝煌的一頁。十九世紀德國文學的浪漫主義繼古典主義興起。古典主義重知性，以希臘為模型；浪漫主義則標舉情感，崇尚人性自然之善，而以中古為嚮慕之對象。一八一〇年，凱蘭勃（Greimberg）

雲遊到海城，一見古堡，驚為天物，便盡力搶修，故得以殘而不廢，呈現了罕見的殘缺之美，而古堡之所以讓凱蘭勃傾心，正因古堡為中古精神之象徵耳。布倫塔諾（Brentano）、阿爾尼姆（Arnim）等一批浪漫派詩人、畫家也雲集海城，他們發掘德國古代的民謠，煥發對自然與歷史之愛，他二人合編的《兒童的魔笛》即是一部推動德國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傳世之作。就讀海大的愛欣朵夫（Eichendorff）即受《兒童的魔笛》的影響，譜寫了百口傳誦的詩歌。當然海德堡的浪漫主義在學生生活中更顯發了特有的姿彩。海大之子薛非爾（Scheffel）熱愛海城，最愛在橫跨尼加河（Necker）的「古橋」（Old Bridge）旁的啤酒花園與好友飲酒賦歌，他的《可愛的古老的海德堡》熱情洋溢地讚美這個古城，並讓古堡中日進斗酒的侏儒白爾柯（Perkeo）在筆下賦予永生，成為海大學生寵愛的小人物。到了一八九九年，梅逸一佛斯特（Meyer-Forster）所撰《古老的海德堡》一劇，描寫一個王子在海大讀書，愛上了一位酒肆少女，但終因社會身份之異殊，含恨分手。這個愛怨悱惻的浪漫劇，到了二十世

紀，又經奧地利的羅姆伯格（Romberg）譜為歌劇，名為《海德堡的學生王子》，在美國百老匯久演不衰，不知感動了天下多少男男女女，而海德堡這個浪漫的大學城更在新大陸家喻戶曉了。二次大戰時，德國城市幾無不在美軍地毯式轟炸下化為殘垣，但獨獨海德堡得以全保，未損毫髮，此豈偶然哉？

海德堡是一山城，但尼加河穿流而過滅殺了它的陽剛性格，所以也是一靈韻搖動的山水之鄉。尼加河上流兩邊，山谷幽幽，紅屋遍山，自海城船遊一小時，便有一稱「尼加西坦納」（Neekarsteinach）的「四堡之城」，不論船上看，岸上看，都是醉人的景色，說到醉人的景色，我住處附近的老城尼加河對岸的大草坪，也有景不醉人人自醉的風光。九月末梢的海城，秋色未濃，太陽還是暖烘烘的，那大草坪便是海城男女曬日光浴的絕佳之處了。只要你不「非禮勿視」，你就隨處可見三點式的健美少女，有的豪放女，還是上空的，更有超級的豪放男，甚至袒陳裸裎呢！幾乎沒有例外的，或坐或臥，他（她）們一定不是一卷在手，就是書展草上，神情專一，旁



1976年5月23日海德堡的古堡一角

若無人的。這一幕帶有「書卷氣」的無邊景色，在劍橋的劍河河畔是欣賞不到的，也是我九年前海德堡之行所未見到的，這應該是這浪漫古城之現代的浪漫新貌了！

海德堡的美麗，在浪漫主義的名士的詩篇中早已一再地歌詠了，薛非爾這樣寫道：

古老的海德堡，汝美麗之城，充滿榮耀，在尼加或在萊茵，無一是汝之比！